武經總要

一四

之老將而動引兵法是豈不學哉故曰垂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今採春秋以来列國行師制敵之謀出奇决勝之策並著於篇隨其效應依倣兵法以分其類目謂之故事總一百八十五門古今陳迹不必盡録每目取數事尤切者以為法庶乎發智士之聰明佐將士之術畧聞一知十觸類而長誠有補云耳曾公亮集

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反饗士作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激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茂不得戰乃引還

魏揚州刺史毋丘儉反文欽在外為遊兵司馬宣王自將兵五六萬渡淮進討之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豐進拔壽春胡遵督青徐軍出譙宋絕其歸

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讓之而雎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及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以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乃挾詐而盡坑殺之

王翦為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

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詭投羅尚欲為内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内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内間之勢

後凉呂光將呂延乞伏乾歸大破之乃縱反間稱衆潰

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司馬耿雅曰告者視高而
色動必有姦計不可追延不從相遇戰敗死之
後周楊檦為太祖大行臺左丞率領徒吏為經畧於是
遣謀士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平河南北絳建
二州太寧等城並請為內應大軍因攻而拔之詔
檦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
韋孝寬為南兗州刺史東魏將段琛堯傑據宜陽遣其
揚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遣諜人

偽為道常與孝寛書論歸欵意及魏事迹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孝寛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道常及琛等崤澠遂清後孝寛為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寛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寛金貨遥通書疏訪其動静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益孝寛委以心膂令守一城益乃以城東入孝寛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人情如

此

韋孝寬為後周將軍北齊將斛律光在汾北孝寬忌光英勇乃作謠言令閒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勝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推自摧槲木不扶自立齊臣祖珽穆提婆與光有隙因續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後主乳母陸令萱以饒舌斥已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啟後主

謀誅先武帝聞之始有滅齊之意竟平其國

達奚武為東魏秦州刺史時齊神武趨沙宛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之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

李達為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州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

被誅戮者亦不以為悔其得人心如此

隋陰壽為幽州總管寶寧舉兵反壽討之寶寧奔磧北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迦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賕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謨王威等月餘世謨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脩羅所殺北邊遂安

對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為其中路耳如臣所計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畧其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以無可任者乃使世讓馳驛往經畧之突厥懼其威名乃縱反間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為亂高祖不之察遂誅世讓

曹王皋大歷中鎮江西先是牙將伊慎討梁崇義推鋒

陷敵李希烈意欲縻之慎以計遁歸皐始至鍾陵大集將吏得慎而壯之拔為大將繕理舟師希烈懼慎為曹王所任乃遺慎七屬之甲詐為慎書行間焉德宗遣中使即軍以詰之皐乃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泝江來寇皐乃召慎勉之令戰大破三千餘衆朝廷始信其不二

五代梁帝以岐人堅壁不戰且慮師老思欲旋旆歸河中因客召上將數人語其事時親從指揮使高季

其言邊啓二扉悉衆來寇時諸軍已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遣數百騎以處其闉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其壘殺戮蹂踐不知其數茂真由是喪胆但閉壘而已

用謀

春秋時楚子元為楚令尹（子元楚文王弟也）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桔秩之門（桔秩鄭遠郊之門也）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幕帳也）

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才能比叔向也彼欲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唐李愬討吳元濟初賊將吳秀琳之降愬單騎至栅下

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義亦降將也愬致之軍中多諫愬愬益寵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為突將愬自教習之愬乃拜祐為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畧無猜間李光顏節制陳許賊悉以精兵抗光顏於是愬乘其無備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為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率中軍三千田進城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城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止至賊境曰張柴盡殺其戍卒苦寒

於是遂擊燕燕師遁遂取所亡之地而歸

本朝王師征蜀劉光乂下遂州入城安撫盡出府庫錢

帛以給軍士初諸將入辭太祖謂曰所破郡縣當

傾帑藏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耳故人効

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

軍政不一必敗

春秋時楚伐鄭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

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

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令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晉師濟河楚子欲還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愎狠也皮逼反其三師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楚成王穆王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

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鬭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定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薳越為師賤而多寵政令不一薳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一於越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陳蔡許也帥賤而不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從之楚師大奔

後漢末曹操擊馬超始超每一部到操輙有喜色超破

景畧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鬭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

將帥不和必敗

唐初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淮陽王道玄受山東道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帥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擁兵不救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為將而軍之進止皆委於吾今其輕銳越泥濘

外之事不許自專別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繫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恒篤城有降胡附文度曰比我兵回彼還作賊不如盡殺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耳何名伐叛文度不從師還竟無功文度坐處死

本朝銀夏李繼遷逆命至道初命將部送粮草於靈武時會州觀察使田紹斌泊裨將皇甫繼明白守榮皆在陣中至浦洛河與虜角鬬大敗之詔紹斌諸

本朝雲州觀察使郭進在石嶺關幹敏有才善聽斷以鈎距得其情御下有方畧軍政嚴肅然天性喜殺士卒少有違令必寘於法每有討伐皆奮不顧死多致克捷在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為將嚴肅如此

馬知節從知定遠軍時部民入堡卒有盜婦人首飾者護軍止笞而遣之知節曰民避外虞而來反為內

得驅馳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中為動容式車曰真將軍也

魏平寇將軍徐晃既破關侯諸將皆集曹操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而觀獨晃營齊整將士駐陣不動曹操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宋龍驤將軍蒯恩伐魯余之其子軌乘勝擊恩矢下如雨呼聲震天地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肅屢衝之不少動乃退

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狄感悦相率歸之者
衆
劉勔為寧朔將軍會裕豫州刺史商琰反假勔輔國將
軍討之及琰開門請降勔令三將不得妄動城内
秋毫無失百姓感曰來蘇生為立碑
唐程名振武德初遥授永年令率兵經畧河北名振夜
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閱婦女有乳
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鄴感其仁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

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者綿也忘其寒也

魏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餱糧與士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之卒母聞之而哭或謂其母曰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

辛一人病不能起太宗自至牀前問其所苦仍勅

州縣厚加供給凡在征人忻然縱有病者悅以忘

疲師次白巖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為之

吮血由是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回行次栁城

招集戰亡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

軍人無不洒泣兵士觀者歸家以告其父母曰吾

兒之死無所恨

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

屬五百人入海居島中帝使使招橫赦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貳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令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敗猶可觀也遂自刎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以王者禮葬之橫既葬二客穿其塚旁皆自刎餘五百人在海島間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之兄弟能

謂曰義士受恩遂辱王命力屈道窮計無所出惟當効死以謝朝恩耳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向西再拜便欲自刎衆共止之不得引決及城陷日頴川士卒八千存者纔三十人終無叛者

貴先見

春秋時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超乘者三百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而超乘示勇也輕則寡

知己知彼

前漢高帝築壇拜韓信為大將問曰將軍何以教寡人
計策信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上曰然
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曰弗如也信
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
請言項王之為人也喑啞叱咤千人皆廢（叱咤猶咄嗟也）
（言羽一咄嗟千人皆失氣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
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

附令大王嫚人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爵
賞不吝士之嗜利貪功者亦多來歸大王誠能去
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
高帝時黥布反帝召薛公以問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
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
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
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
計東取吳西取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

此案同果有赤壁之捷焉

蜀大將諸葛亮率大衆十萬由斜谷出始平據武功五丈原魏將司馬宣王師師拒之與亮對於渭南亮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屢使交書及致巾幗（音號婦人之飾）以激宣王宣王亦屢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仗節而致魏師不復出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衆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耶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

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終如其言敗楚師於鄢陵

邲之戰楚子北師次於郔（北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

師陳於栢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大夫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敗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為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吳入郢

漢高祖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以韓信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

呰之間曜陳兵十餘萬人於城西勒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率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環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勒遂擒曜

秦姚萇與苻登相持未解登將魏揭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數萬人攻長安北姚當城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救之羣

東北無復餘慮矣揭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
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
意以乘其後揭飛兵擾亂萇遣王超等率步騎擊
之揭飛衆大潰斬揭飛惡地請降
東魏荆州刺史辛纂據穰西魏將楊忠從獨孤信討之
纂迎戰敗退走信令忠為前驅馳至其城呼門者
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
者盡散忠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

祐未平退則惠亮為患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
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為公
祐立計令其持重且欲不戰以老我師今若攻其
城柵出其不意滅賊之機惟在此舉孝恭然之靖
乃率黃君漢等先擊惠亮破之殺傷及溺死者萬
餘人惠亮遁走李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祐大懼
先遣首將左游仙領兵守會稽以為應援公祐擁
兵東走

弱人情易搖其勢可克我克敬猷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軍進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以逸待之破之必矣孝逸從之一戰而破敬猷敬猷走敬業隔溪相拒前軍為敬業所破孝逸懼欲退元忠曰風順荻乾利火攻之利請決戰乃平敬業

本朝至道中府州觀察使折御卿受本州節度使而兵不滿數千太宗戒之曰北人嘗以西戎為小蕃必